

海 明 威 研 究

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

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

董 衡 巽 编选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海明威研究

*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新华印刷厂排版

北京太阳宫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0 1/8印张 213千字

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--8,000册

统一书号: 10190·028 定价: 1.05元

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

编辑说明

本丛刊主要编译世界各国古代、中世纪、近代和现代的重要文学资料，以供外国文学、文学理论的研究和教学等工作参考用。选材以有代表性、有重大影响或有较高学术价值者为主，兼收正面和反面材料。分辑出版，每辑有一个或几个中心。一般为资料汇编，个别也选收专著。

丛刊的内容包括以下各个方面：（1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艺思想研究资料，（2）文艺理论问题研究资料，（3）文学史上重要时期、重

前 言

海明威这个名字，我国读者并不陌生。不少人知道他是美国现代大作家，国际上负有盛名。在我国，他的作品解放前就有过介绍，解放后又有新译。他的《永别了，武器》（旧译《战地春梦》）、《丧钟为谁而鸣》（旧译《战地钟声》）和《老人与海》，许多人是熟悉的，或者听说过。但是，海明威是一位怎样的作家，他的基本倾向是什么，他的独创性表现在哪些方面，他何以有很大的影响，我们的分析和研究是不够的。现在编选这本集子，目的是介绍美国和国际评论界部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，以便我国读者深入了解海明威的思想和艺术。

我个人认为海明威的创作有三个特色，也可以说是三个方面的创造。首先，海明威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描写了两次世界大战。欧美现代文学中，描写世界大战的作家并不缺乏，问题是有没有自己的创造。海明威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，负过重伤，他对那次战争的印象很坏，象当时欧美许多反战作家一样，用怀疑、否定的态度去描写它。他的《太阳照样升起》和《永别了，武器》都带有强烈的反战情绪。他的特点在于他把这场掠夺战争看成残酷的、冷漠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表现，这样，他的憎恶和否定就不限于战争，而扩大到资产阶级社会及其精神价值。这样的主题显然比一般的反战小说高出一筹。不仅如此，海明威从厌恶战争、怀疑社会出发，锻铸成一种苦痛到了麻木程度，除了个人感觉、别

无可信的人生态度。这种人生态度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具有一定典型意义，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文明崩溃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。如果我们不要求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的话，那么，应该承认海明威这种态度和倾向有相当的真实性。海明威正是由于这一点成了二十年代“迷惘的一代”的歌手。

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，海明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，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是明确的。他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。他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，在作品中妥善地处理了个人与全局、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矛盾，与他二十年代的反战小说迥然不同。不过，他仍然有他自己的方式。他在《丧钟为谁而鸣》中描绘的不是一幅黑白分明的画面，在他的笔下，反法西斯阵营并不因为它反法西斯就一切都美好，应当用瑰丽的彩色加以理想化。不，在他的世界中，我们看到，既有朴质的西班牙农民，即反法西斯的基本群众，也有自私、卑劣的游击队长，即无异于内奸的领导；主人公既有强烈的正义感与责任感，又有无法挽回危局的失败感；支持共和政府方面的国际军事领导机构内部不协调，又面临巨大的客观困难。这一切都镶嵌在一场混乱的战争背景上，表现出作者对战争的根本看法。虽然西班牙批评家阿·巴雷亚指出海明威描写的西班牙有许多失实之处（《不是西班牙，而是海明威》），但海明威还是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这次战争的复杂性。

描写战争是海明威创作的一大题材，由于他独创性的处理，他两部分别描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小说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和《丧钟为谁而鸣》成了现代世界文学名著。

海明威的思想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发展变化的。他笔下的二十年代那些生活目标被战争摧毁的主人公，到了三十年代以后发展成为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，即所谓“硬汉子”。这是海明威创

作的第二个特色。他喜爱的斗牛士、猎人、拳击家和渔夫都是这种人物形象。他们或者为了保持个人的荣誉、职业的尊严，或者为了生计，表现出临危不惧、与厄运斗争到底的“硬汉子”精神。把这种精神升华到寓意高度的是《老人与海》，小说主人公桑提亚哥在同象征着厄运的大鱼的斗争中，完美地表现了海明威所谓的“重压下的优雅风度”，老人是失败了，但是他在对待失败的风度上取得了胜利。他那句名言：“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，你尽可把他消灭掉，可就是打不败他”，已经成了海明威式硬汉子的一种精神标志。

海明威创造的“硬汉性格”引起了不同的反响：有人认为这类人物表现了人的本质及其永恒不变的悲剧性，有的脱离海明威的思想实际，把这类形象同美帝国主义海外侵略的形象联系起来，而英国一派批评家把海明威三十年代短篇小说中塑造的人物称为“冥顽不灵的、只会说单音词儿的呆子”，是“没有头脑、没有过去、没有传统、没有记忆”的“哑牛”（《海明威评论中的分歧》）。在创作方面自有不少人继承和模仿海明威某些写法，但他们笔下的硬汉子形象常常徒有其表，缺少海明威笔下人物那种感情的内涵，看起来倒象是亡命之徒。这自然不能由海明威来负责。

这些分歧的起因，除了批评者和追随者那方面的原因之外，也有海明威的主观因素。他在塑造这类形象的过程中，对于人物的特定环境和背景十分吝惜笔墨，以致有时造成人物的某种思想品质的抽象化和孤立化。这就给多种解释留下了较大的余地。

海明威第三个特色在于他创造了一种极有个性的散文风格。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他诺贝尔奖金时称赞他“精通现代叙事艺术”，英国作家赫·欧·贝茨说他的小说作法引起了一场“文学革命”，这都说明他的作品影响很大。那么，他的“叙事艺术”包含什么内容呢？我认为贝茨的分析是中肯的，他说：“随着亨利·詹

姆斯复杂曲折的作品而登峰造极的一派文风”，象是附在文学身上的“乱毛”，被海明威“剪了个干净”，所以，“海明威是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”，“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，他还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。他删去了解释、探讨、甚至于议论，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；清除了古老神圣、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；直到最后，通过疏疏落落，经受了锤炼的文字，眼前才豁然开朗，能有所见”（《海明威的文体风格》）。

这种把作者、对象与读者三者之间的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的写法，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处处可见。他常常训练自己去寻找“产生感情的东西”，“使你激动的行动”，然后“写清楚”，“叫读者也看得见，产生与你同样的感觉”。这指的是表现形式，重要的还在形象的内涵。他使用简约含蓄的笔墨，为的是追求深远的效果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，“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宏伟，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上”，他所强调的是“水面以下的”八分之七：

如果一位散文作家对于他想写的东西心里很有数，那么他可以省略他所知道的东西，读者呢，只要作者写的真实，会强烈地感觉到他所省略的地方，好象作者已经写出来似的。（《谈创作》）

他谈到《老人与海》时说过：这部小说“本来可以写成一千多页那么长，小说里有村庄中的每个人物，以及他们怎样谋生，怎样出生，受教育，生孩子等等的一切过程。”（《海明威访问记》）。他还告诫初学者：“一切蹩脚的作家都喜欢史诗式的写法”（《谈创作》）。这里海明威反对的不是一切史诗类的作品，他所推崇的斯汤达、托尔斯泰都是史诗性作品的作家，他提到的一本作家必读书——托马斯·曼的《布登勃洛克一家》，也是叙事体小说。他所反对的是那种没有创作个性、尽人皆知的内容，那种铺陈冗繁、

旁见侧出却又一览无余的描写。

海明威不赞成逐节铺陈而讲究意境，宁可留下很多空间也要突出人物的动作和神态，让读者用自己想象去填补空白的天地，因此在表现形式上重简不重繁，以少胜多，意在言外。这种艺术主张类似我国传统的绘画艺术和戏剧艺术。

我这样概括海明威的特色完全是个人所见，未必全面，而且特色的每一个方面也未必说得准确、透彻。因此，编辑本书时不仅尽可能选用有代表性的论文，而且注意收入观点不同的、甚至针锋相对的文章，以供读者全面了解和研究海明威；在主要收集美国批评界意见的同时，也照顾其它国家批评家的看法，以资比较和鉴别。

这本集子共分三部分。第一部分有关海明威的生平、性格、创作经验和艺术见解，重点放在创作经验上。美国作家丽莲·洛斯的《海明威肖像》一文对海明威的性格、脾气、风度和生活方式，写得生动、传神，其中有一部分涉及他的艺术见解。《海明威访问记》和《谈创作》集中了他的创作经验谈。

第二部分是总论性的文章。首先介绍海明威评价中的分歧及其发展。《海明威作品中的噩梦和宗教仪式》与《海明威的文体风格》是两篇有代表性的评论：前者首次提出海明威属于美国文学中浪漫主义传统的观点，后者对于海明威艺术风格的分析，我认为颇为精当。《逃避的艺术》与《为海明威一辩》是一组针锋相对的评论，就海明威究竟是一流作家还是二流作家各抒己见。《我的楷模海明威：模特还是挑战》和《海明威在俄国》反映了他在国外的影响。

第三部分是对海明威重点作品的分析。《涅克·阿丹姆斯的历险》和《邪恶的发现——〈杀人者〉分析》两文研究海明威的短篇小说，前者是总论性的，以贯穿他许多短篇的中心人物——涅

克·阿丹姆斯为主要研究对象；后者细致地剖析一篇代表作。《太阳照样升起》是海明威第一部重要的长篇小说，也是“迷惘的一代”代表作，我国没有介绍过，这里刊登一篇评论。《高山与平原》和《海明威的双重性：象征主义和讽刺》又是一组针锋相对的评论，双方以《永别了，武器》为例，展开了不同的分析。《高山与平原》的作者卡洛斯·倍克尔是海明威正式认定的传记作者，他掌握海明威的生平材料翔实可靠，而且分析细致，但对于海明威作品中象征手法的分析走得过远，似乎海明威时时、处处都是象征，成了一个象征派作家，所以 E.M. 哈里代逐点批驳，结论是海明威使用象征手法是有节制的，他的作品还有其它因素，例如讽刺，这种分析较为全面。《一个在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》和《不是西班牙，而是海明威》都评论分析《丧钟为谁而鸣》，前者全面肯定了这部小说；《不是西班牙，而是海明威》的作者是西班牙人，指出小说描写多有不合西班牙民族习惯之处，都值得我们参考。《后期海明威》、《虽死犹生》和《马林鱼与鲨鱼》三篇短文，分析《老人与海》的思想倾向。作者们立足点不同，批评标准不同，因而评价也不尽一致。《海流中的岛屿》是一九七〇年发表的海明威的遗作，评论和研究尚不多，这里刊出一篇介绍，以供读者了解海明威后期的创作情况。

编者限于水平，本书的错误与缺点一定不少，望读者指正。

董衡巽

1979·12

目 次

前 言	董衡巽 (1)
海明威的生平	[美]阿瑟·华尔多恩 (1)
海明威肖像	[美]丽莲·洛斯 (16)
海明威访问记	[美]乔治·普林浦敦 (57)
谈创作	[美]海明威 (78)
在诺贝尔文学奖金授奖仪式上的书面发言	[美]海明威 (94)
海明威评论中的分歧	[美]罗伯特·珀·威克斯 (96)
厄纳斯特·海明威初露头角	[美]艾德蒙·威尔逊 (105)
海明威作品中的噩梦和宗教仪式	[美]马尔科姆·考利 (113)
海明威的文体风格	[英]赫·欧·贝茨 (130)
逃避的艺术	[美]列昂·艾德尔 (141)
为海明威一辩	[美]菲利普·扬 (145)
我的楷模海明威：模特还是挑战	[德]齐·棱茨 (149)
海明威在俄国	[美]德明·布朗 (154)
涅克·阿丹姆斯的历险	[美]菲利普·扬 (172)
邪恶的发现：《杀人者》分析	
.....[美]克利安斯·布鲁克斯 罗伯特·佩恩·华伦	(196)

《太阳照样升起》中爱情的死亡·····	[美] 马克·斯毕尔卡 (202)
高山与平原·····	[美] 卡洛斯·倍克尔 (217)
海明威的双重性：象征主义和讽刺·····	[美] E. M. 哈里代 (240)
一个在西班牙的共和主义者·····	[英] 斯图尔特·森德逊 (262)
不是西班牙，而是海明威·····	[西] 阿图罗·巴雷亚 (275)
后期海明威·····	[意] 纳米·达哥斯蒂诺 (289)
虽死犹生·····	[苏] 伊万·卡希金 (292)
马林鱼与鲨鱼·····	[日] 庆一原田 (295)
评《海流中的岛屿》·····	[美] 阿瑟·华尔多思 (301)
海明威年表·····	(313)

海明威的生平

〔美〕阿瑟·华尔多思

厄纳斯特·密勒·海明威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二十一日，一家六个孩子，他是第二个。他母亲让他练习拉大提琴；他父亲教他钓鱼和射击。童年似乎没有创伤。中学是一九一七届的，他是一个热情的、好竞争的标准美国男孩：学习成绩好，体育运动全面发展（游泳、足球、射击，还偷偷地到当地体育馆去学拳击），参加辩论团，学校乐队里拉大提琴，编辑学校报纸《吊架》，还给文学杂志《书板》投稿，写短篇小说（已经初具日后成熟的风格的苗头），写诗。他有时中途搭别人的车，出去旅行。有一次在禁猎区打鹭鸟，事后躲藏起来，免受法律制裁。某些批评家认为，海明威离家出游说明他童年过的是正常的生活；但在另外一些批评家看来，则象征他早年反叛橡树园^①的生活方式，反映他家庭生活中关系紧张。

他父亲与母亲的兴趣一定截然相反，所以引起他身上相克的反应和某种敌对性。姐姐玛茜琳尼·山福德大他两年，但同海明威一起长大，说她父母亲“互相笃爱”，但承认他们“常常相互感到厌烦”。他母亲格蕾丝·霍尔·海明威是公理教会信徒，宗教观念强（她给四个女儿取了圣徒的名字），但也是一位有艺术修养的

^① 芝加哥郊区一村庄。

无可信的人生态度。这种人生态度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，具有一定典型意义，它反映了资产阶级文明崩溃时代的社会精神面貌。如果我们不要求一个资产阶级作家提出解决社会矛盾的方案的话，那么，应该承认海明威这种态度和倾向有相当的真实性。海明威正是由于这一点成了二十年代“迷惘的一代”的歌手。

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，海明威支持年轻的共和政府，他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立场是明确的。他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。他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，在作品中妥善地处理了个人与全局、爱情与责任之间的矛盾，与他二十年代的反战小说迥然不同。不过，他仍然有他自己的方式。他在《丧钟为谁而鸣》中描绘的不是一幅黑白分明的画面，在他的笔下，反法西斯阵营并不因为它反法西斯就一切都美好，应当用瑰丽的彩色加以理想化。不，在他的世界中，我们看到，既有朴质的西班牙农民，即反法西斯的基本群众，也有自私、卑劣的游击队长，即无异于内奸的领导；主人公既有强烈的正义感与责任感，又有无法挽回危局的失败感；支持共和政府方面的国际军事领导机构内部不协调，又面临巨大的客观困难。这一切都镶嵌在一场混乱的战争背景上，表现出作者对战争的根本看法。虽然西班牙批评家阿·巴雷亚指出海明威描写的西班牙有许多失实之处（《不是西班牙，而是海明威》），但海明威还是以其独有的方式表现了这次战争的复杂性。

描写战争是海明威创作的一大题材，由于他独创性的处理，他两部分别描写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长篇小说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和《丧钟为谁而鸣》成了现代世界文学名著。

海明威的思想是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发展变化的。他笔下的二十年代那些生活目标被战争摧毁的主人公，到了三十年代以后发展成为一种坚强不屈的性格，即所谓“硬汉子”。这是海明威创

到了出色的业务知识。海明威在《星报》头一次知道，文体象生活一样必须经过训练。《星报》有名的风格要求单上印道：“用短句”，“头一段要短。用生动活泼的语言。正面说，不要反面说。”海明威在相当短的时间内，学会把写新闻的规则化成文学的原则。

但是，战争的吸引力对海明威越来越大，他于一九一八年五月中半月开始这场探险。头两个月，他志愿在意大利当红十字会车队的司机，在前线只呆了一个星期。在这个星期最后一天的下半夜，海明威在意大利东北部皮亚维河边的福萨尔达村，为意大利士兵分发巧克力的时候，被奥地利迫击炮弹片击中。他旁边的一个士兵打死了，就在他前面的另一个士兵受了重伤。他拖着伤兵到后面去的时候，又被机关枪打中膝部；他们到达掩护所的时候，伤兵已经死去。海明威腿上身上中了两百多片碎弹片，他在米兰的医院里住了三个月，动了十几次手术，大多数弹片都取了出来。他受伤的时候，离他十九岁生日还差两个星期。^①

五十年代早期，海明威说过：“对于作家来说，有战争的经验是难能可贵的。但这种经验太多了，却有危害。”^②摧残海明威身体的那次炸裂也渗透他脑子里去了，而且影响更长、更深远。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失眠，黑夜里整夜睡不着觉。五年之后，海明威和他妻子住在巴黎，他不开灯仍然睡不着。在他的作品中，失眠的人处处出现。《太阳照样升起》中的杰克·柏尼斯，《永别了，武器》中的弗瑞德里克·亨利，涅克·阿丹姆斯，《赌徒、修女和无线电》中的弗莱才先生，《乞力马扎罗的雪》中的哈利和《清洁、明亮的地方》中的老年侍者，都患失眠症，害怕黑夜。

那个年老的侍者说：“这毕竟只是失眠。有这病的人一定不

① 海明威出了米兰医院，上前线意大利步兵部队呆了几个星期——直到停战。他于1919年1月回家。——原注

② 引自查尔斯·范顿著《厄纳斯特·海明威的学艺：早年》。

少。”失眠是那种痛苦的并发症的症状，海明威、他的主人公和（“有这病的人一定不少”）他的同胞都受到折磨。菲利普·扬对海明威的个性作了出色的、合乎情理的心理分析，提出一个论点，说他这次创伤所引起的情绪，非他理性所能控制。海明威晚年反复地、着了魔似地搜索类似的经验，来驱除那种精神创伤；如果办不到，他就不断地通过创作而不是思考来再现这个事件，为的是控制它所激起的忧虑。^①

扬明智地指出，海明威最终关心的是艺术，而不是创伤。然而，在局部范围内，扬的个性学说可以把海明威的为人和他的作品统一起来。而且，对于海明威观察战争，对于这位艺术家，这种学说赋予特殊的意义。《永别了，武器》和一些短篇小说出色地描述了战争在社会、感情和道德方面的含义，然而，使他的战争经验“难能可贵”的不止是这番描述：它在他心灵上锻铸出他对人的命运的看法，这几乎影响到他所有的作品。迫击炮的碎弹片成了残酷世界破坏力量的比喻，海明威和他的主人公成了寻求生存道路的、受伤的人类的象征。他已经差不多准备好，可以把那种生活感受转化为文学作品了。

他取得红色英勇勋章^②之后的五年内，缓慢地却是有目的地为写作生涯而努力。橡树园热情欢迎它的英雄归来，但是海明威的父母亲——尤其是他的母亲——感到厌烦，因为这个年轻人除了写作别无雄心，又极为乐意接受家庭的供养。有一度他为多伦多《每日星报》和《星报周刊》写特写。他姐姐玛茜琳尼写道，他

① 见扬著《厄纳斯特·海明威：重新考虑》（纽约，1966年版）。海明威在1953年一封信里说，听说要出版一部关于他的研究著作，这部著作企图证明他“鬼鬼祟祟”，他的行动老是想掩盖真相。——原注

② “红色英勇勋章”是借用美国十九世纪小说家斯蒂芬·克莱恩（1871—1900）一部小说的书名。

刚过完二十一岁生日，他母亲提出最后通牒：要么找一个固定的工作，要么搬出去。^①海明威搬了出去，到芝加哥当了一年《合作福利》的编辑，这是一份宣传合作投资的机关报。那年冬天，他认识了他在文学界头一位重要的朋友舍伍德·安徒森，^②并且通过安徒森，认识了“芝加哥派”的其他成员。同时他认识并爱上了哈德莱·理查孙，她是一位漂亮的红发女郎，比他大八岁。1921年九月，海明威与哈德莱结婚，在家里的乡间别墅度蜜月，接着去多伦多，当了几个月的特写记者。

但是，他真心需要的是欧洲，是有空闲的时间进行写作。海明威夫妇决心接受一个驻国外兼职记者的工作。此后两年，海明威成了《星报》驻欧洲的流动记者，人住在巴黎，兼写关于日内瓦与洛桑国际会议的报道，包括希土战争的简练的戏剧性电讯。他偶尔写一点轻松的、但观察锐利的印象记，内容是瑞士滑雪、西班牙斗牛和德国战后生活。他早期新闻工作的训练，加上天生爱好简洁，已经成了一种风格，他现在写的电报——浓缩、紧凑——使这种风格更为有力。

在此同时，他写小说，写诗，想找一个出版商发表他一篇东西，但（自一九一八年以来）一直没有找到。一九二二年迅速地发生一连串事件，加速了他的希望，接着他又感到失望。他凭舍伍德·安徒森的一封介绍信，带着他的作品去见葛屈露德·斯泰因^③，她在弗勒吕斯路的沙龙是依兹拉·庞德、詹姆斯·乔伊斯和福德·麦多克斯·福德^④等侨居国外的人的艺术中心。斯泰因

① 海明威弟弟也有类似说法。——原注

② 舍伍德·安徒森(1876—1941)，美国现代小说家。

③ 葛屈露德·斯泰因(1874—1946)，美国现代女作家，侨居巴黎。

④ 依·庞德(1885—1972)，美国诗人；詹·乔伊斯(1882—1941)，爱尔兰小说家；福·麦·福德(1873—1939)，英国作家。均于二十年代侨居巴黎。

喜欢这个年轻人，他派头简直象大陆上的人，一双眼睛“好奇得有感情”，她鼓励他当作家，不过劝他应该完全放弃新闻记者的工作，把散文修改得更加精练一些：“这里描写很多，又写得不十分好。从头来起，写得集中一些。”庞德也喜欢这位新到的作家，同他一起散步，拳击，鼓动他继续写诗。五月份和六月份，海明威头一次公开发表作品——一篇只有两页的讽刺性寓言《神妙的姿势》和一首只有四行的诗《最后》，这首诗是补白，填补威廉·福克纳六节诗留下的空白。一家新奥尔良的杂志《两面派》把这两篇作品都发表了，他这番运气，又是靠舍伍德·安徒森帮的忙。

灾难发生在一九二二年末他参加洛桑和平会议的时候。他约定叫哈德莱带一只手提箱去迎他，哈德莱几乎把他所有的手稿都装在这只提箱里(少部分邮寄)。在巴黎的里昂车站，她把手提箱放在车厢里，未加提防，过了一会儿回来，发现箱子不见了。几年以后，海明威给卡洛斯·倍克尔的信中说道：这件事使他痛苦万分，他“恨不得去做外科手术，免得去想它。”^①海明威没有办法，只好重起炉灶，这回获得惊人的成功。一九二三年，他几篇作品被刊物采用。哈丽特·蒙罗在《诗歌》(一九二四年一月号)上发表他六首短诗；玛格瑞特·安德生和琴·希普在《小评论》(一九二三年四月)上发表了他六个短篇(共十八个短篇，原拟于次年一月发表，总题为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^②)；一九二三年夏天，罗伯特·麦卡门发表海明威第一部作品《三篇故事和十首诗》(三篇故事是《在密执安》、《我的老头子》和《不合时宜》)。

虽然前途好象有把握，路上却有现实的障碍。哈德莱怀孕

① 见倍克尔《海明威：作为艺术家的作家》和海明威《流动宴会》。——原注

② 这本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(in our time)一九二四年在巴黎出版，发行量甚少，不是一九二五年在美国出版的海明威头一部短篇小说集《在我们的时代里》(In Our Time)。